

# 漂流過海，隨處生根：在地和國際化

連金發\*

本文論述在解讀十七世紀的手稿時所觸發的一些問題，從多角度來做初步的探勘，提出若干設想以收拋磚引玉、集思廣益之效。

## 一、語言的演化和人文生態

人類語言不存在於真空中，會隨時空的轉移而變遷，語詞的形義也會留下時空的烙印。以日常生活中的飲料「咖啡」為例，該詞臺閩語（以下簡略「臺語」）讀做 kapi，「咖啡」是雙音節詞，個別的音節「咖」或「啡」都不具備詞彙意義，應算做語音借詞。講到借詞，就會想知道是從哪個語言借入，早期臺灣曾與西班牙和荷蘭，晚期與英國、日本接觸的經驗，「咖啡」西班牙語為 café、葡萄牙語為 café、英語為 coffee，這些語言的咖啡第二個音節的聲母是清唇齒音，而臺語的 ka-pi 第二個音節的聲母是清雙唇塞音，因此 kapi 不太可能由這三個語言直接借入，比較可能的來源是菲律賓本地語言塔加洛語中的西班牙語借詞 kape。塔加洛語的輔音系統沒有清唇齒擦音 /f/，但有清雙唇塞音 /p/，Filipino 一詞塔加洛語變成 Pilipino。因此西班牙語的 café 借入塔加洛語時調整為 kape，以適應塔加洛語的語音系統。至於通行於馬來西亞或新加坡的福建話中咖啡的 kopi 可能是從馬來語 kopi 借入。kopi 可能借自荷蘭語的 koffie，語音調整為 kopi，即原文的 /f/ 由 /p/ 取而代之。

「肥皂」的唐話為 soat<sup>4</sup>-bun<sup>5</sup>、sap<sup>4</sup>-bun<sup>5</sup>、siap<sup>4</sup>-bun<sup>5</sup> (Douglas, 1873: 29)，一般寫做「雪文」，「雪文」應該是借詞。臺灣歷經荷蘭、西班牙、日本的殖民，「肥皂」的荷蘭語為 zeep、西班牙語為 jabon、日語為「石鹼 sekken」，這幾個語言中西班牙語 jabon 最可能是唐話「雪文」的來源，/j/ 在早期西班牙語裡可唸做 /s/ 或 /ʃ/。其他如馬來語的 sabun 或塔加洛語 sabon 也可能是來源，這些個東南亞語言

\*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榮譽退休教授

的「肥皂」也可能由西班牙語輸入。西班牙曾由摩爾阿拉伯人統治過七百年（八至十五世紀），阿拉伯語在西班牙語中留下很深的烙印。「肥皂」的阿拉伯語為 *sabun*，唐話意指「肥皂」的「雪文」可以追溯到阿拉伯語。唐話 *sapbun* 可能是 *sabun* 經過逆同化作用的效應，即第二個音節的聲母複製到第一音節的韻尾，變為 *sab-bun*，然後第一音節的韻尾再清化為 *p*，得到 *sapbun*。至於「火腿」臺語為 *hamu*，此語應該是由日語 *ハム* 借入，其來源可能和西班牙語的 *jamón* 有關。日語借入時西班牙語 */j/* 恐怕已經由 */ʃ/* 變入 */x/*（軟顎清擦音），日語 */x/* 和 */h/*（清喉擦音）沒有音位的對立。日語借入此詞時可能把 */x/* 調整為 */h/*。

以下的討論是根據兩件最近出版的十七世紀手稿<sup>1</sup>。前者是西班牙語和福建閩南系唐話對照詞典，後者是以漢字做音標來書寫西班牙語，其中的漢字反映了閩南系唐音而非官音。這兩份手稿的出版引發學界的研究興趣，目前已出版的論文包括李、張、吳（2019），José（2022），連、李、鄭（2020），劉（2020），以及 Chang（2022）等。

## 二、解讀手稿時誤解的可能陷阱

在解讀上述明代文獻時需要特別謹慎，否則一不小心就會以為文獻有誤，如「春」音注為「迷难勝 *be lan la*」，還原為西班牙語的 *verano*。現在西班牙語 *verano* 是「夏天」，不是「春天」，這是為什麼呢？如果認定是誤植，那就背離了語言事實，實際上這是一個以今律古的例子，文獻上反映出十七世紀「春天」是 *verano*，現代西班牙語意指「夏天」的 *verano* 是演變的結果。現在「春天」*primavera* 是後起的演變，把原先的 *verano* 擠到「夏天」去了，而原來的「夏天」音注為「挨實知又」，羅馬拼音為 *e sit ti iu*，還原為西班牙文 *estiu*，此詞現退居詩歌中。所以這不算是錯誤的例子。*Primavera* 是 *prima* 和 *vera* 組合而成，即「第一+春天」之意，指春天的第一部分，而後續的部分為 *verano*，後來 *verano* 被往後推擠為「夏天」。

解讀手稿時，不可輕易認定文獻有誤，比較會含有的錯誤是位置放錯，茲舉一例說明，在「化人話簿」鳥獸門中有列的兩個語詞的音注：

<sup>1</sup> Lee, José, Ortigosa, & Shih (eds.). (2019). *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 和 Lee, Chen, José, Ortigosa, & Shih (eds.). (2020). *Philippine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Herzog August Library*. 本文的討論聚焦於上述第二本手稿中「化人話簿」的部分，此部分像傳統類書一樣，語詞和語句依下列意域分類：天文門、地理門、時令門、人物門、身體門、花木門、器用門、鳥獸門、采色門、數目門。主要記錄的語言為在地化的西班牙語，但也包含少量的呂宋在地語和日語。

- (1) 馬 猫甲 ba ka 還原西班牙語為 vaca (指牛)
- (2) 牛 鴿馬 kap ma 還原西班牙語為 caba (此語詞可能是西班牙語 caballo 的縮約語，因此 caba 應指馬)

第一例西班牙語 /v/ 的音值應該是雙唇濁塞音，從音注可以看出兩者位置應該互換，即「馬」的音注為「鴿馬 kap ma」，「牛」的音注為「猫甲 ba ka」。這個表示語詞在謄寫時手民之誤。

### 三、唐人認知中的西班牙語是否保留原文動詞的活用形態

西班牙語是有屈折變化 (inflection) 的語言，動詞會因時式、語氣、主語人稱、數、格位而有形態之變化，但唐話 (福建閩南系) 動詞沒有屈折變化，在交談時唐人如何去理解西班牙語，比如在動詞多重的活用形中要選擇什麼形來對譯：

「相共去」(化簿) 音注為「猫 (貓) 旡士安臺 (臺)」轉寫為羅馬拼音 ba bo su an tai，還原為西班牙語 vamos andar。此句意指「我們去吧」。福建唐話中「相共 sio<sup>1</sup>kang<sup>7</sup>」是狀語，譯為西班牙語狀語，則為 juntos/juntamente (一起)，vamos 是動詞原形「ir (去)」的活用形，表示主語是第一人稱複數現在式，不明說主語而主語的語意不言而喻。唐話「去 khu<sup>3</sup>」沒有表示主語的人稱、數、時式、語氣的語法屬性，靠和狀語「相共」組合才能表現出主語是說聽者的複數義。從此例可以看出唐話的分析 (analytic) 形表達法對應於西班牙語的屈折 (inflectional) 形表達法。

從另一方面來看，西班牙語動詞有豐富的屈折變化，動詞的活用形態可以反映主語的人稱和單複數之別，因此主語不出現，但轉譯成唐話時會補出主語。這可能表示，用漢字轉寫不能反映出原文的屈折形式，主語才必須出現。

同樣的，「落日」在句法上為 ponerse sol，但「化人話簿」譯為「實分牛 sit pun gu」應指 se pongo (第一人稱單數現在式)，而非用動詞的原形的 poner (放、置)。現代語「落日」做 puesta (即 poner 之過去分詞) de(1) sol，另一方面方向詞「西」音注為「褒彝池」，以羅馬字轉寫為 po lin ti，還原西班牙文 poniente，此詞是原形 poner 的現在分詞，後轉為名詞。比較源頭語拉丁語的 pōnentem，是此詞是原形 poner 的過去分詞。與「西」相對的「東」音注為「螺蛮 (蠻) 池」，以羅

馬字轉寫為 le ban ti，還原為西班牙語的 levante，此詞可能是原形 levantar（舉起）的第三人稱接續現在形（可能含有反身形 se 在其中），再轉為名詞，指東方。古人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作為時間早晚的憑藉，西班牙人則以上述（日）升（日）沉作為東西方向的指標（現在西班牙語「東」、「西」一般以 este 和 oeste 表示）。可見自然生態在人類的日常生活中人文活動的切身重要性。

#### 四、唐人習得的西班牙語是否保留語法屬性陰陽性的區別

西班牙語名詞分成男女或陰陽兩類，有時會反映在名詞的語尾，如 hermano 為「男兒」、hermana 為「女兒」，兩者的性別之分由 -o 和 -a 表示。性之區分可推廣到無情性 (inanimate) 名詞，陰陽之別由對協 (agreement) 表示，如冠詞和名詞的一致性，即冠詞的選擇取決於名詞的性。以不定冠詞為例，陽性名詞配 un，陰性名詞配 una。手稿（詳表一）記錄了若干度量詞帶「一」數詞的詞組，表示數詞「一」有兩個形式，分別以漢字「王」和「黃」，以福建唐話來唸即為 ong 和 uinn，其中後者 -nn 表示元音的鼻化。兩者相當於西班牙語的 un 和 una，前者須配陽性度量詞，後者配陰性度量詞。「黃」泉州腔唸做音節性鼻音的 /ng/，漳州腔唸做 /uinn/，兩者中漳腔 /uinn/ 比較接近原文的 una/o，可以推知此手稿紀錄的方言偏漳腔。<sup>2</sup>

表一：手稿中度量詞帶「一」數詞的詞組

數詞	詞項	數詞音注	唐話音注	西班牙語
一	擗 siam	王	无勝卅 bolasah	braza
	尺 tshioh		五分除 gopuntu	punto
	兩 nionn		代寅 tai in	tael
	錢 tsinn		馬氏 ma si	mace
	分 hun		君直犁 kun tit le	conderins
一	担 tann	黃	丕具 pi ku	picul
	寸 tshun		哥奴 colo	coro
	斤 kin1		加置 kati	cati

<sup>2</sup> 原文（化人話簿）中先列詞項（即度量詞），前面都附數詞「一」，再列唐話音注（即以漢字做音標）以書寫西班牙語。表中羅馬字的部分是筆者所加的。可以看出有部分度量詞借自馬來語，不見得出自西班牙語。



(Ladino)，又稱猶太—西班牙語 (Judeo-Spanish)。猶西語離開原鄉之後，因適應當地的生態環境而產生變化，但也保存了十五世紀末葉西班牙語的特徵，和原鄉的主流西班牙語經歷不同的演變。「化人話簿」記錄了十七世紀傳播到呂宋的西班牙語，離開原鄉的猶太西班牙語和呂宋西班牙語都保存了早期現代西班牙語的風貌，可資比較。「化人話簿」所記錄呂宋西班牙語可視為時代膠囊，把十七世紀的呂宋西班牙語封存起來，手稿中所記錄的第一手語料，就像活化石一樣，昔日的語言凍結起來，沒有參與過去三百多年以來的變化。

## 六、多語的社群

手稿反映十七世紀時期多語的社群，除了西班牙語還含有吸納其他語言的借詞，如手稿中「通事」(interpreter) 至少有兩個稱呼法，一是「儒駟猫卅 ju lu ba sah」即馬來語中的 jurubasa，相當於現代馬來語 jurubahasa 的縮約，字面義為語言專家。另一是「老咂礁厨 lau a ta tu」，此語是西班牙殖民新西班牙（即中美洲墨西哥），所吸納的美洲本土語言的語詞。在現在墨西哥的美洲原住民語言納瓦特爾 (Nahuatl) 語中 nahuato 原意是納瓦特爾人，意指美洲本土語言的通事，此通事不一定是納瓦特爾人 (Nahuatl)，而是充當通事的人。通事也可以拼寫為 naguatato，但這種舊式拼法已淘汰。從第二例子可以看出原來通事最先是母語的發音人，後來擴展為能夠當作兩個語言的溝通橋梁，即通事，不拘是否為母語者。

「化人話簿」中另外兩個和中美洲土語產生連結是鄉間常見的語詞：「籠」和「蓆」。「籠」音注為「必礁咬」，以羅馬字母轉寫為 pit ta ka，相當於西班牙語 petaca。此詞是借自中美洲本土納瓦特爾 (Nahuatl) 語 petlacalli，意指柳條編成的籬筐。「蓆」音注為「必礁池」，以羅馬字母轉寫為 pit ta ti，相當於西班牙語 petate。此詞也是由納瓦特爾語借入，為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常用的草蓆。西班牙語中另外一個更早的借詞為「枕頭」，音注為「毛亞勝」，以唐話讀為 mo a la，相當於現代西班牙語的 al mohada。此詞十五世紀之前借自阿拉伯語。阿拉伯語 al 是定冠詞，手稿的「毛亞勝」把定冠詞略去。我們可以體會出，西班牙語的演變過程中在不同的時空中吸納了與它接觸的外來語，包括還在本島時的阿拉伯語，黃金航海時代在美洲拓殖的當地語言、在呂宋殖民的塔加洛語和馬來語，反映出西班牙語借詞的多重時代層次和多語的豐富內涵。

## 七、對譯的問題

以下這個例子不能算錯誤的例子：

花木門「芥子」音注為「勿失礁卅 but sit ta sah」還原為西班牙語為 mostaza，此詞是「芥菜」不是「芥菜子」的意思。芥菜子應該是 semilla de mostaza，可製成「芥辣 kai<sup>3</sup>luah<sup>8</sup>」(芥末)。之所以有這樣不完全對當的現象，可能是溝通不良，也許「芥子」在那時的一般人的心目中是指芥菜。

## 八、漢字的音標化

漢字有各種功能，其一是以音節為單位來承載語意，如「山」、「水」、「樹」、「風」、「土」等，當然也有兩個音節以上的派生詞，如「桌子」、「石頭」等，或複合詞，如「石獅」、「樹木」、「柴火」等。其二是以多音節來表現語詞，如「咖啡」、「培根」、「貝果」等外來語，需要兩個音節組合起來，語意才能表達出來，拆開之後個別音節只是語音形式而已。

明代「化人話簿」就是用第二種方式來書寫西班牙語，比如「日」(太陽)的西班牙語以漢字「梭羅」書寫，讀成閩南系唐話即為 /so lo/，還原為西班牙語就是 sol。這種表達方式是把漢字當成音標，來拼寫西班牙語的語詞，由於唐話和西班牙語音韻系統不盡相同，因此需做適當調整。唐話的封閉音節 C<sub>1</sub>VC<sub>2</sub> (C 代表輔音，V 代表元音)，韻尾 C<sub>2</sub> 可以是 /-p, -t, -k, -m, -n, -ng, -ʔ/ 不可能是 /l/，變通的辦法是在 /l/ 之後再加上一個元音，將單音節的 CVC 變成雙音節的 C<sub>1</sub>V-C<sub>2</sub>V。本來是韻尾 (coda) 的 /l/ 變成第二個音節的聲母，這麼一來就不會違反唐話的音節組合 (phonotactics) 的限制。

## 九、文字和音變的關係

文字和語音有連帶關係，文字本身總是比所代表的語音保守，這點漢字與羅馬字和語音的關係有相通之處。語音會隨時代而變，但文字總是比較保存。就以 /j/ 而論，早期的西班牙語 Jesus 以漢字轉寫為「西士 se su」，其中 /j/ 念作齒齶或硬顎清擦音，而不是現在西班牙語的 /x/ (軟顎清擦音)。

「化人話簿」屬十七世紀的手稿，可以反映出這類輔音在早期現代西班牙語的音值，結合西班牙語的音韻演變史和唐語漢字的標音可以勾勒出這類輔音的演變階段。以下舉手稿中帶輔音 /j/ 的若干例子，以說明其音值。

從表二的對照表可以看出早期現代西班牙語的 /j/ 或做 /s/ 或做 /ʃ/，而非現代西班牙語的 /x/ 或 /h/，這點可以從唐話的對音 /s/ 看出來。由於唐話絲聲（sibilant）清擦音只有 /s/ 沒有 /ʃ/，我們只能說該音是 /s/ 或 /ʃ/。<sup>3</sup>

小論秉持一葉知秋、見微知著的精神，對這兩份甫問世的珍貴手稿做初步的探勘，只觸及冰山一角，其中蘊藏的豐富內涵有待大夥兒合力來發掘。

表二：手稿中帶輔音/j/的例子

詞項	漢字音注	唐音	西班牙語
眉	西士	se su	ceja
目	窩士	o su	ojo
跛腳人	哥士	ko su	cojo
針	亞牛卅	a gu sap	aguja
遠	螺序	le su	lejos
舊	威序	biet su	viejo
虱	表事	pio su	piojo

## 參考文獻

- 連金發、李毓中、鄭榮（2020）。〈「佛郎機化人簿」探索：從音韻和詞彙入手〉，《季風亞洲研究》10期，頁37-67。
- 劉莉美（2020）。〈馬尼拉閩南語文獻《西班牙—華語辭典》與西班牙傳教士高母羨〉，《漢學研究》38卷2期，頁215-236。
- Chang, Luisa Shu-Ying. (2022). El aprendizaje del Español por parte de los Sangleyes según un manuscrito de la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tome cii cuaderno cccxxv enero-junio. *Boletín de la Real Academia Española t. CII. C.CCCXXXV*, 105-144.
- Douglas, R. Cars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Trubner and Co.
- José, Regalado Trota. (2022). Baybay, baybayin, Binondo, and the Parian: Document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Mestizo Sangley. *Philippiniana Sacra*, 57, 172: 91-134.
- Lee, Fabio Yuchung 李毓中, Tsung-jen Chen 陳忠仁, Regalado Trota José, & José Caño Ortigosa (eds.). (2019). *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 Hokkien Spanish Historical Document Series I*.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ress.
- Lee, Fabio Yuchung 李毓中, Ricardo Chengyan Chang 張正諺, & Louis Ianchun Ng 吳昕泉 (2019)。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菲律賓唐人手稿研究初探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Philippine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Herzog August Library'. *Journal of Monsoon Asia Studies* (季風亞洲研究), 8: 93-117.
- Lee, Fabio Yuchung 李毓中, Tsung-jen Chen 陳忠仁, Regalado Trota José, 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 & Wen-cheng Shih 石文誠 (eds.). (2020). *Hokkien Spanish Historical Document Series II: Philippine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Herzog August Library*.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ress.

<sup>3</sup> 這篇科普隨筆可算是本人參與李毓中老師所主持的清大文學院「閩南—西班牙歷史語言文獻研讀班」的心得報告之一，特別感謝李老師及其他同好（鄭榮、張淑英、張屏生、張俊盛、毛傳慧、謝豐帆、陳宗仁、洪惟仁、吳國聖、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吳昕泉等人）的踴躍討論和腦力激盪。筆者是西班牙語的門外漢，本文的論述如有疏漏之處，還祈方家匡正。此外，論文殺青之際楊又儒在校閱上花費不少心思，謹此致謝。多謝清大出版社慨允複製原書的一頁。